

贰零壹陆



2016年

中国微型小说精选

陈永林
选编

▼

陈永林
选编



▼

2016年 中国微型小说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6 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/ 陈永林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(2016 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9318-7

I. ①2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8707 号

责任编辑: 孙晓雪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知音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2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5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001	温 暖	/孙春平
003	妈带你回家	/闫建军
005	王保长	/章月珍
008	柔软的纱巾	/刘正权
011	车 窥	/刘会然
013	秘 密	/汪云飞
016	投 毒	/陈洪柳
018	有兔子的田野	/陈 毓
020	约 会	/高沧海
022	药 砚	/练建安
025	头 牌	/马 犇
027	守 桥	/葛俊康
029	爱心如同韭菜	/余显斌
032	父亲的刀子	/田 杖
034	小棉袄	/乔正芳
037	你是我的月亮	/刘建超
040	姐 姐	/贺向花
042	我为什么会笑	/游 睿
044	医 者	/周国华

046	珠 玛	/陈 敏
048	火焰锁	/王 溱
051	黄墙上的黑涂鸦	/袁省梅
053	初 潮	/周海亮
056	请父母	/袁省梅
058	夜猫子为什么鸣叫	/田 林
060	玉 桐	/彭素虹
062	北墙根的阳光	/尚庆海
065	市长来了咱们县	/李 蓬
067	看星星	/朱雅娟
070	另一个人	/何君华
073	浇月亮	/七 月
076	走了就别回来	/廖长勇
079	刘三响	/马 卫
081	回家过年	/蒋先平
083	傻子来顺	/闫 岩
085	电报哥	/聂鑫森
088	父亲的眼泪	/何君华
090	因为你	/羊 白
092	丢 银	/郑武文
095	好 酒	/崔 立
098	白 鸽	/谢松良
100	挂历上的数字	/许心龙
102	银 凤	/相裕亭
105	鱼易臭	/羊 白
108	命运的颜色	/左 岸
111	反对票	/刘清才
113	数星星	/朱雅娟

116	放鸽子	/贺敬涛
119	种地	/黄大刚
122	唱丧	/金波
125	琴艺	/钟春香
127	一本书的力量	/李均
130	化在心里的春天	/顾晓蕊
132	画痴	/刘怀远
135	逃生	/郑德强
138	寻找最后一只鸣蛙	/阿李郎
140	古墓	/侯发山
142	请说普通话	/尚纯江
145	灵魂的重托	/厉剑童
148	菜刀和剪刀	/安谅
151	柳小冉	/赵明宇
153	一袋香水梨	/李伶俐
155	海蒂太太的信	/凤 凰
158	观音堂	/非花非雾
161	傀儡戏	/练建安
164	酒场上	/曾宪涛
166	大王	/韦如辉
169	谜底	/徐明卉
171	捉迷藏	/周 蓁
174	一小时多少钱	/飞 鸟
176	聂红绳儿	/左军明
178	低保	/朱瑾洁
181	变色的蚂蚱	/李 建
184	捉放曹	/张舟平
187	杏花满庭	/韦 名

190	接媳妇	/ 王生文
193	良心的宽度	/ 衡德宏
195	秦小娥	/ 刘怀远
198	天衣大缝	/ 顾文显
200	逃离狮群	/ 爱国先生
202	船过三号闸	/ 万 芊
205	捉黄鼬	/ 王振东
208	桃花朵朵开	/ 宋 超
211	最佳医院	/ 春 江
214	花生油	/ 付卫星
216	隔壁阿姨没在家	/ 张红梅
219	前行者	/ 王生文
221	最后一课	/ 曾宪涛
224	我不是小偷	/ 殷 茹
227	其实不想走	/ 刘向阳
230	打怪兽	/ 殷贤华
232	人性的一瞬	/ 徐树建
234	小宝的巴掌	/ 李 建
236	第一百个恶人	/ 林华玉
239	爸爸骗人	/ 朱红娜
241	能借你点啥	/ 刘正权
244	监 狱	/ 周海亮
246	大哥的秘密	/ 马新亭
249	为青春埋单	/ 刘向阳
252	预 测	/ 李国新
254	王大妮的夜晚	/ 许 锋
257	同 学	/ 郑付林
260	一粒种子	/ 刘向阳

262	继 父	/蒙福森
265	找一个老乡做我的替身	/李日月
267	你能为我证明吗	/邓耀华
269	大爷和田鼠	/厉剑童
272	鸡 事	/宋 超
275	腌笃鲜	/安 谅
278	遍地月光	/刘学兵
281	李家的党员	/七 月
283	今夜如此宁静	/桔 子
285	城市生活	/飞 鸟
287	导梦者	/汪建波
289	爱的拍卖	/风 凰
292	自由节	/陈国凡
295	排 队	/陈国凡
298	锁	/双 木
301	一块红布	/游 睿
304	青花瓷瓶	/赵悠燕
307	深夜的行走	/胡 平
310	世事难料	/宋炳成
313	请 客	/楸 立
316	老鼠和猫	/王元琼
318	喇叭花	/衣 水
320	一平方米的爱	/王伟锋
323	失信的村庄	/陈德鸿
326	木匠张	/朱卫军
328	辞 职	/林永炼
330	以前的作物	/刘国芳
333	拈 阄	/余显斌

335	初 婚	/周海亮
337	高贵的“伪证”	/李良旭
339	价值百万的讨饭碗	/林华玉
341	剪窗花	/王伟锋



温 暖

孙春平

县缉毒大队的几位警员伏在丛林中已经四天了。

据线报，毒贩是在这里接货，但时间却模糊，只说是半月一次。大队长宋林杰不敢怠慢，立即率全队驱车一千多公里，进了丛林全天候伏守，只留了内勤在家值班。

毒贩足够狡猾，在选定的交货地点上颇是动了脑筋——两条林中土路在这里交会，让人很难确定他们是从哪里来，又往哪里去。四周是茂密的树林，只要有风吹草动，毒贩往丛林中一钻，便相当于泥鳅进了芦苇荡。况且，丛林往北不过数百米就是国境线，若是窜逃过去，就是张起再大的网，一时也难在别人的地盘上施展手脚。好开玩笑的高延乐说，要是再往北点多好，咱们也有机会领略一下异域风光。好抬杠的李哲说，那你去经侦大队呀，眼下国家正下大力追捕外逃腐败分子呢。宋队对在特警队当过狙击手的李哲说，狙击步枪在你手里，紧急情况，听我枪响，你就开枪；但最好打腿，我要活的。高延乐说，他要是打屁眼上，毒贩拉不出屎来，可得他亲自给擦。气得李哲用巴掌去抹高延乐的嘴巴，逗得大家都笑。

时值仲秋，大月亮一天圆似一天，也一天比一天明亮。伏在丛林中的警员们怕的是白天，尤其是午后那一阵，林子里的气温堪比夏日，闷热交加，还有各种蚊虫往衣裳里钻；到了夜里，夏日又变成了初冬，气温骤降，裹上棉大衣还冷得让人打哆嗦。最难熬的还有寂寞。年轻人早染上了“手机依赖症”，有点工夫就把那东西摆弄出来。但分头而去时，宋队坚决地将大家的手机都没收了，说，我可不是信不着各位，真要是把我们“蹲坑”的消息传进你们的朋友圈，也许咱们就白跑这一趟了。眼下，这世界上最让人信不着的就是朋友圈。大家虽不情愿，可也无言反驳。

蹲伏者以两路交会口为中心，分藏于四处，东西北三处各伏一人，均为男士，南侧则是两位女将。女将出马，那是防着毒贩可能是女人。宋队是活

动哨，有时还要溜出林子，负责大家的后勤。林外的屯子里有一个小卖店，面包都放干巴了，矿泉水也不知存放了多长时间，谁也别讲究，将就吧。宋队还有话，我不在时，李哲替补指挥；我在时，听到我学花喜鹊叫，大家向我集中，听到黑老鸱叫，则进入临战状态。

但黑老鸱一直没叫，花喜鹊也不叫。直到第五天入夜后，大月亮正圆的时候，宋队才第一次用叫声把大家集中在了一起。警员高兴之余，也未免有些失落。白白辛苦了这些天，不会这就拉倒了吧。让大家没料到的是，宋队竟变戏法似的从树林中抱出厚厚一摞月饼，一人一盒，分送到每人手上。宋队说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局里给所有干警买了月饼，因咱们在外执行任务，我就让局里快递送到了屯里的那家小卖店。大家都别忙着打开，我们集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，然后诸位还是各就各位，一边坚守岗位再一边慢慢品嚼月饼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收到一封短信，是咱们大局长亲自发来的，大家请听好：“林杰同志并转缉毒大队在节日期间仍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的各位干警，我谨代表全局干警表达对你们的深切敬意和问候，并祝你们节日快乐，旗开得胜，凯旋而归！”高延乐忙做叩首状，说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宋队摆摆手说，小乐子你就装吧，小心以后我打发你去演二人转。散吧。

三位小伙子迅速离去，两位姑娘却仍站在队长跟前不动窝。汤洁红着脸嘟哝说，宋队，我们俩就求您一件事，让我们洗个澡吧。好几天不洗，太难受了。我们俩都合计好了，一人坚守岗位，一人去林外屯里，轮着去，随便找户人家，让他们烧锅水就行，我们给钱，行吗？宋林杰心里重重地撞了一下，脸却仍绷着，说，我去林外，是以新调来的护林员身份，你们女孩子是以什么身份？不行，坚决不行。再坚持一下吧，为了圆满完成任务，我们不可有一丝一毫的侥幸与大意。

八天后，缉毒大队押解两名毒贩胜利而归。毒贩是一男一女，男的身上藏有五四式手枪，在企图拒捕时被李哲一枪击中了臂膀。那女毒贩听到枪响，吓得“妈呀”一声跌坐尘埃。扭解女毒贩的汤洁捂嘴笑说，臭死了，裤兜里一泡尿呀。

回到局里，众警员为迟到的一个消息目瞪口呆：大局长早被省纪检委带走了，就是缉毒大队出发后的那天午后，至今没有确切消息。高延乐悄悄问宋林杰，说：宋队，你假传圣旨，该当何罪？宋林杰叹息说，只要给大家鼓了劲，管他真假呢。李哲则把宋队扯到一边说，据我了解，节日期间，局长并没给干警发放任何福利，但呈到我们手上的那盒月饼却确是出于我市糕点厂，生产日期也是在送到我们手上三天前。请宋队老老实实交代，那月饼不会是你让嫂子千里迢迢快递过去的吧？宋林杰用巴掌撸了李哲一下脖颈，笑道，就你小子聪明。你给我记住，吃人嘴短，不许再说这个事，对谁都不许说。



妈带你回家

闫建军

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人流熙攘，声音喧闹。

我买了回家的车票，随便找了一个空位坐下，闭上眼睛耐心地等着时间。

迷迷糊糊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背后有人说话了：“闺女啊，咱这一出去就大半年啊，现在已经是晚秋了，北方的气温开始下降了，眼看着到了白雪皑皑的季节了，现在啊，咱北山的野玫瑰一定还开着呢，你不是总说，等了却了心愿就回家吗，想看看满山坡的野玫瑰吗？是啊，咱家的野玫瑰真的香啊，花开的季节，满山玫瑰飘香，整个山寨都香透了，到了晚秋，仍然花开花艳，这就是咱家乡的野玫瑰，我的乖闺女就像野玫瑰啊……好，今天妈就带你回家！”

对方没有说话。

候车室里的人，有的低头品尝着小食品，有的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根本没人理会到她的絮叨。她就在我的后面默默叨叨地没完没了，刚开始我还听得进去，有时也会随着她的絮叨泛起一股股同情的波澜，为她喜悦、为她伤感；有时又对她的絮叨琢磨不透，觉得她的话语太多了，甚至不搭边际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这个人有些太烦人了，可能是个神经病或是个魔怔，有些厌烦她喋喋不休的絮叨了。本来我一路奔波很累，想趁等车这段时间休息一会，刚刚要进入梦乡，可偏偏被她絮叨醒了，我心里有些烦，几次想转过身去发牢骚，可又忍了。

“冷不冷？这几天咱东北秋水大，总是降温，不少地方都淹了，咱家的努敏河水也满槽了，不少农田也淹了，咱村地势高，大水淹不着……来，穿上羽绒服吧，妈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”身后的她又絮叨起来了，“爸爸走得早，妈妈又老不在你身边，常年在外打工，把你一个人扔给了姥姥，妈妈亏欠你的，对你没照顾好，耽误了学习，还让你遭了那么多的罪……现在想来，真的悔死了，真的，好闺女，以后，妈妈天天陪着你，再也不让你受一点苦、

遭一点罪了!”

对方仍然没有说话。

我坐在那里，刚才心中的不悦渐渐地消失了，觉得身后这个古怪的女人挺可怜的，丈夫过早的不在了，她又当爹又当娘的，而且为了生活，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，没有很好的照顾自己的女儿，天天接送女儿上学，觉得亏欠女儿的，现在感到歉疚和对不住了，在向女儿表示歉意。是啊，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，静下来的时候，才会想到这些，想到失去的情感……可她的女儿也不知为何，就是不被感动，也不原谅她。

“人有志，不在年龄大小，妈妈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真的，生命啊，有时轻于鸿毛，有时又重于泰山啊！刚开始我还想不通，以为你年龄小，只是说说，可就在那最后一刻，看到了你写下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，妈妈真的被深深地打动了……那一刻，妈妈泪水横流啊！乖闺女，你做得对，让人佩服！你让失去生活信心的两个失明的年轻人重见了光明，她们跪在我的面前，感恩不尽、泪如泉涌啊！你又让一位患风湿性心脏病的年轻母亲获得了重生，她捂着自己的心口，面对我哽咽不止啊！那位尿毒症的小伙子，把你的照片紧紧地搂在怀里失声痛哭……那一刻，我才觉得我的闺女大了，闺女懂事了，让我真正理解了人的价值，理解了人间的大爱啊！闺女啊，你让妈妈好骄傲和自豪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心里立时“咯噔”一下，直起来身子，认真听起来。

“我也想好了，等老了或也有那么一天，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也像你一样，把器官捐出去，在这个世上留个念想……”

啊？捐器官？我欲要回头看个究竟，就听到身后低低的抽泣声，声音压在心底，沉沉的、闷闷的。可我还是听清了 she 哽咽的声音：“我的好闺女啊，可你……只有十六岁啊！你还在上学，你还是个孩子啊……送你那天，自发地来了好多的陌生人，她们从电视上记住了你，说你是好孩子，不该走……还好，欣慰的是你把你的生命留在了这个世上，让我每天都能看到你……”

我终于忍不住转过身来，只见她背坐在我的身后，旁边并没有人。

我有些莫名其妙，站起来，这才侧面认真地端详起这位在我背后絮絮叨叨半天的她。她有四十多岁，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外衣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，干枯的嘴唇，在不住地抖动，欲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来。

这时，广播响起了，开始检票了。

她也起身了，我这才看清，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用红羽绒服包裹的红布包包，那是什么？是她女儿的遗物或是女儿的骨灰盒？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个红布包包，对着红布包包说：“闺女，要发车了，妈带你回家……”



王保长

章月珍

下午，王保长收到密令，上头命令他务必在深夜带人秘密逮捕一个叫“陈隰”的村民，然后就地正法！

王保长怀里揣着那张密令，心事重重地回到家，在堂屋里走来走去，双眉紧锁，一言不发。老婆看他这情形，知道摊上大事了，不敢多问。

王保长抽着闷烟，思虑了很久，最后终于开口，吩咐老婆赶紧杀鸡，煮熟。然后，敞开大门，啃着鸡腿，喝着闷酒。

王保长的家就在村路边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路过的村民都闻到了酒肉香。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，只见王保长喝得醉醺醺的，他老婆立在一旁给他斟酒。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传来了王保长夫妻俩的吵闹声，夹杂着摔碗筷和扔桌凳“的啪啪”声。

不一会儿，看见王保长把一个包裹扔出屋外，扯着嗓子嚷：“你就是嫌弃我现在穷了！你过不惯，那你赶紧给我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永远甬回来！”

“滚就滚！这几年要不是我娘家接济，日子早就穷得过不下去！自从你当上了这个破保长，我们是越过越穷，赚不到钱不说，还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！”老婆哭哭啼啼抱怨道。邻居来劝架，可王保长却趁着酒性，指着老婆鼻子，叫她滚。老婆终于忍受不了，哭着跑了。

王保长继续喝酒，村民见他不可理喻，也都摇摇头散去了。

夜深了，王保长估摸着到晚上九点了，焦急地不停向屋外张望。他在等阿毛。

阿毛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，二十来岁，在县城读书，从小父亲就死了。这几天，因为母亲病重，他请假回家给母亲煎药，每晚九点他总是拿着一个药罐子，到王保长屋前的马路倒药渣。

九点，终于等来了阿毛，王保长赶紧拉他进屋，立即关上门，拿出那张

密令给阿毛看。阿毛摸不着头脑，放下药罐子，拿起那张纸。

“阿毛，村里就数你识字最多，你叔我识字不多，只能向你请教！你看看这纸上的陈字后面念啥？他是何许人也？人命关天，你跟叔说说！”

阿毛拿着那张纸，手有点发抖，脸红一阵白一阵，说话也疙里疙瘩的。

“叔，这个……这个好像是生僻字，我也不认识。要不我回家去查查，然后回来再告诉你！你看行不？”

“好！好！你快去快回！我等你！这密令只有你知我知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！不然你我小命都不保！”王保长嘱咐道。

阿毛答应着，急急地走了，连药罐子都忘了拿。

五分钟过去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始终不见阿毛回来。王保长酒劲上来，犯困，昏昏欲睡。

第二天，王保长是被林专员几个巴掌打醒的。睁开眼，看到林专员气得扭曲的胖脸，两手正抓着自己的前胸。他吓得浑身发抖。

“林……林专员，您怎么大驾光临鄙人寒舍了？真是蓬荜生……”

“生什么生！我问你，你的密令呢？”

“密令？在呀！我保管得妥妥的！丢不了！”王保长边说边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，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林专员！

“保管个屁啊！谁叫你保管了！是要你办事！你说你办完事了吗？”林专员怒视着王保长。

“啥事啊？我不记得了！昨晚我老婆跟我吵架，跑了，我心情不好，喝闷酒，乡亲们都可作证！”王保长委屈地说。

林专员气得又抽了王保长一个巴掌，把密令扔到他脸上。王保长赶紧摊开纸，一看，脸吓得发白。

“我……我这就带人去抓他！可是，林专员，这个陈字后面念啥？他是谁呀？”王保长颤抖着手，指着密令上“陈隰”的名字，战战兢兢地问。

林专员气得又给他一巴掌：“你作为一个保长，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了解！陈隰就是陈九根的儿子！小名叫阿毛！”

“啊！我们村里人只知道他叫‘阿毛’，哪里知道他叫‘陈隰’啊！不信的话你问问他们！”王保长指着站在堂屋里的十几个人。

“别啰唆了，赶紧去抓！不然让他跑了就完了！”林专员说完，想和王保长他们一起去抓陈隰。

王保长赶紧点头哈腰地给林专员斟酒，让他坐下，拿来昨晚的鸡肉，要他享用。

“林专员，你辛苦了，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！他一个文弱书生，抵抗不

了的。我们会当场毙了他！你放心，你就在这里慢慢享用，等我好消息！”说完，王保长火速带领十几个人冲向陈隰家的草屋。

可惜早已经人去屋空，连他生病的老母亲也不在了。王保长一气之下，命人一把火烧了草屋，回去复命了。

林专员气得连抽了王保长十几个耳光。骂道：“你是猪啊！你有没有脑子，怎么就烧了他房子呢？他是共党分子，里面万一有什么重要情报呢？你他妈的竟然一把火烧了！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！”

“我……我当时气糊涂了！”王保长摸着火辣辣疼的脸，委屈地说。

“陈隰逃了，你这条命也保不了！我只能如实向上面汇报！”林专员边走边要走。

“等等，林……林专员，借……借一步说话！”王保长把林专员引进内屋，关上房门，小心翼翼地箱子底下双手捧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小小的菩萨雕塑。他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，凑近林专员耳朵说：“这是我家祖传的宝贝，价值连城！今天我就送给您，希望您上面多多给我美言几句！我这条狗命就拜托您了！”

林专员两眼放光，拿着金菩萨爱不释手，一听这话，故作为难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唉，谁叫我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啊！”

就这样，王保长终于躲过一劫。没过几天，老婆也被他接了回来。阿毛母子投靠了他们的一个远方亲戚。安顿下来后，阿毛对母亲说：“幸亏保长他识字不多，不然我真是死定了！好险啊！”

母亲笑笑，说：“傻啊！孩子，王保长和你爹是结拜兄弟，你的名字还是你王叔起的呢！”



柔软的纱巾

刘正权

全五觉得吧，这城里女人就是奇怪。

比如说，明明天寒地冻的，非得穿个裙子在街上晃悠，这让全五为那些女人的健康担了一冬的忧，忧完了才想起初中时语文老师讲的《杞人忧天》的故事。

忧完了女人的健康，全五被工友们很是嘲笑了一个冬季，这一嘲笑吧，春季就没有任何颜色地从全五眼皮底下滑了过去。

现在，因为夏天气温一直居高不下，全五们下班也早了许多，城里居民对噪音的抗议让全五觉得城里人其实也很可爱的，那些动不动就神经衰弱的城里女人一抗议，全五们就不用夜以继日在脚手架上忙活了。

乡下人，闲不得，平日吧，做梦都盼望晚上不加班，好认认真真睡个囫囵觉。

结果，班不加了，也没见谁把觉睡囫囵，除了打牌看录像，就再也找不到其它的事了。全五不怕找不着事，全五喜欢逛街，这一逛吧，就发现城里女人又一个奇怪的地方。也是巧合，那天全五手里捏了五元钱，悠哉游哉晃荡着，五元钱总比一分钱没有强，能让全五多多少少有点逛街的底气。

因为这点底气，全五头一回逛街进了一个纱巾店，一条纱巾，在全五村里顶多卖三元，五元要搁全五嫂子嘴里，是可以买到两条纱巾的。

全五嫂子，是很会过日子的女人，全五想要找个嫂子那样的女人过一辈子，其实是件很美气的事情。不过全五进去真的只打算逛逛，大热天的，谁会买一条纱巾缠在脖子上啊，有病呢这叫做。

偏偏，全五一进去，才晓得了有病的是自己，居然真有女人在里面挑纱巾，还有男人在一边献着殷勤。

一个脖子细长而白皙的女人正挑了一条粉红的纱巾在脖子上比划着，怎么样啊，你给拿个主意吗？女人扭着腰，腰很柔软。